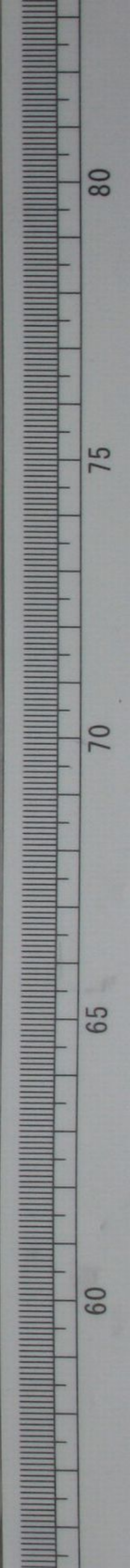




胡迪翼閣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400  
Z 855



有秦老尸这叫損已成人兩下裡一此一位是刘芳千古一位  
朽名萬代自来的对字朽名萬代孩怕長  
終怕不長才注了个鉄的不寡

墓竒霞嶺宮門前頭也有

題宮門的对聯上

辜注倭臣門檻子

忠臣孝子人上可

一萬古流名秦當時秦相在夢中自不省察不知造  
惡多端世上的孽海難求寶筏當時岳少保一遭拿問  
杭州輦轍之間紛上議論忠佞分明大禮寺周三位棄官  
而逃附合秦老尸的就是大禮寺的副鄉万候係与秦  
檜一黨同謀這件事吉凶未定惟信無聞暗練明達  
者閉口無言不談國事就是本杭州籍貫有一飽學儒  
流姓胡名迪字夢蝶功名遲負總進文武生員年方

十九素性誠實品格剛正又且書卷盈胸心思泥古不合  
時俗常聞塵事有所不平自己會拍案振怒大動浩  
然之氣而今風聞秦檜鼓惑聖聰謀害功臣私造假金  
牌將岳少保調回京師交大禮寺訓問胡相公直氣得  
俠肝欲乍列胆生烟支身獨坐書齋拍桌案一聲大叫

都只為

佞黨奸賊蒙君作弊

把一位

正直的書生五內都崩

素性的英俠只喜聖道

平生淡志喜愛是青和名

奸相的行藏已然盈了耳

這輦轍下

衆口罵上逆惡都已成

胡迪五內<sup>常</sup>為切齒

恨只恨

身在一個洪儒却有何能

胡迪若許條陳本

安定要

捨死忘生保奏了分明

精忠大帥岳少保

是一位

鉄胆丹心蓋世的雄

相公讚羨甘心吐胆

一念純真愛慕狠誠

無故遭了屈被奸臣謀害

十二道金牌弔進了京

大禮寺審訓周三位

老尸卦官而負尹姓埋了名

佞黨奸賊本其係

苦虐忠良百般的用刑

相公的熱意志其所以

因此上

氣縛了神魂宛若是瘋

獨坐在書齋自言自語

罵奸相

二目直翻氣撞了天靈

說奸賊大胆你好大个胆

猛听門楣响動了簾籠

這個工夫簾籠一响童兒進來了相公楞梳上彷彿認不準  
童兒奔至近前說奴婢奉相公之命打听岳府之事

明白敢情大禮寺並無口供臘月二十九日秦檜私傳假旨  
將岳家三父子在風波亭上一齊生亡都勒死了啊狗才  
你回來了奴婢回來了你去得這等遲挨一些兒正事不辦  
我纔說了亡沒聽見嗎皆因大禮寺並無口供臘月二十九  
日秦檜私傳假旨將岳家三父子在風波亭上一齊生亡  
勒死了常言道天網恢恢而而不漏此話若真那詭佞之  
徒轟轟列列難道那天竟無眼上有眼這塊又活了啊

狗才難道你也不聽我的驅使你打听岳家的事到底怎  
樣呢好亡孩沒聽見呢亡得聽之才好童兒又將方才的話  
細講一翻相公的玉面焦黃一語全無怎末樣您那聽見了  
半晌的工夫二目一轉說有這等事童兒反了亡童兒反了  
童兒反不了童兒知道自斃

真殘報

極烈于中焉能容納

復若油煎二目瞪翻

手怕桌案連說是反

逆惡的奸賊你把君來瞞

未國的忠英遭其殘報

耀武揚威他在是景間

若大的皇都豈無了忠耿

一了已閉口無言後避得可憐

胡迪若許將聖念 五定要

捨死忘生敢見龍顏

總然一死傾肝吐胆 豈容那

佞黨奸賊他弄顯權

怎耐我一戒平民無所借手

恨只恨 顯爵榮身衆百官

一了已緊閉双眸不睜世眼 宛若是

無見無聞这等的渺然

胡迪我親道繁華市井

要看一看

地復天翻是怎樣的言談

脚步倉慌直出戶外

童子相隨左右難

相公這什會免忘其所以是這個童兒真難攔上不得劝上  
不醒到了這個分上出去那孩有甚末好處就得跟着  
相公的脚步倉慌身形却不稳出門庭竟往前街相公  
二目直視迎頭遇見的人上下細睃彷彿都是秦府的家  
人咬牙恨上一陣上的冷笑自語自言街市的鬧人以為

是瘋疾無非晚目而視誰敢望他答言講話

心頭的念

牽卦着京忠的大帥

五內迷離一陣亡都痴

童兒打探言辭真假

半信是真實還尚可疑

天網恢亡當加忠耿

似這等

社稷的良臣灾禍也难移

當權的佞暗施陰險

難道是

威權蓋世把神魁都欺

從今我不信陰陽的理

報應与循還那見个威時

悟國欺君身榮爵顯

還敢害

忠烈叅天點亡竟九碎

猛听樹後風鈴兒响

原来是

古刹歲歲庙社天齊

相公的怒氣冲亡又起

想起这

格言劝世尽属虛辭

焚香燒疏升天表

原為是

惡者逢凶善者的吉

而今有地覆天翻的事

怎不見

獲罪於天顯應于神祇

曲亡我不解其中的理

今待要

問亡尊神有何所司

登堂欲分辨忠奸的二字

請試天王可有甚末辭

這就全想擰了既是胃羅萬卷有不明達的媽這是一時的批謬氣蒙天真出此意外之談扭着這座禪林扭頸問童兒這是甚麼廟童兒口答天齊廟為何山門緊閉尋常不開那等着三月里預備香火廟逢朔望日開一天童兒的話未說完相公先奔了角門去了一前一後同入角門進了門一眇道院清幽疊壘龍盤倉松吐秀雲堂寂淨閉戶垂簾人烟冷落鵲噪鴉啼相公文翻了廟

住怎末也不來迎迓童兒說住持啊那也是朔望日執殿迎送壇越尋常伺候誰呢這正說着見丹房門的簾籠一動童兒拿手指着說來了你那眇那不是本廟的住持相公舉目一眇却是一個殘年的老道

如痴醉

縱双眸諄<sub>レ</sub>的直視

住持的行藏是瀟洒的道家

九梁巾

軟榻<sub>レ</sub>

左边高

歪着半拉

顯露出

斑白的髮

那彷彿是

白雲觀廟內遇見過他



破道袍	補了又納	就絲絛	把穗搭拉	粗白布
一雙曠綿襪	雙臉的鞋	是大八七	碎布幫	也难為他納
毛布底	歪着半拉	走一步	一撒拉	左手的弗塵
右手將念珠兒拿	貌童顏	年高大	眉垂毫	
目藏霞	高權骨	準頭大	參白的鬚	黃然七
左邊多	右邊寡	海下还扎里扎殺亞賽把獲刷		
堆笑言	忙說話	相公好	可閒暇	競讀書

棋也無下	用寒功	必長才華	步青雲
要登黃甲	轟烈七功名顯達	文座高	
倫作檻	書背熟	全都記下	總然是富信怎也
不能怕他	營刷免几摆說雲堂落坐	貧道無非	
一杯敬茶	頭回完		

捧箇

貳回

蓬萊仙境道院長春是閑暇遨遊賞日聘懷萬慮  
皆空有情趣要像胡相公滿腹的不平一腔的教怨恨  
不能趨堂面神講說無應可惜聖景清幽無心領會  
方纔道人所說的話茫然不知二目一轉說你是老道  
是老道不是老道莫不成花胡蝶麼你是老道萬錯  
不了老道反了甚麼老道會反了這是望白雲覓斜簷  
這句口沉相公別錯記了廟難道你還不知精忠大元帥

越少保旗開德勝馬道成功竟被奸賊秦檜私調京中  
臘月二十九日將岳家父子三人生七都勒死風波亭上了  
你想這不是反這還不是反了麼甚末樣岳家三父子  
被秦檜施謀臘月二十九日生七都勒死在風波亭上了  
七事當真

他的与偕末什麼相干呢  
难道那天也不報七

吃茶消七氣兒

念書白人！

佛原是平心淨

氣看七氣的這個樣兒  
佛道人所說的話相公  
已上堦台  
殿上的二目望裡一覷  
平素間向來知道的神祇  
而今全然都不解  
說着話

上堦台隔門而窺探

殿宇巍峩是金碧的裝

神前的五供輝霞彩

明顯着畫壁与彫樑

尊神的像貌魁威耀武

鎧甲的玲瓏堆塑的狼狽

散花般的潤面藍中透着紫

濃眉大目殺氣最昂

獅鼻潤大重輪厚耳

巨口的珠唇上下的張

狼芽的短棒左手高舉

降灾圈在膝上右手當

縱身的童子把温瓶來捧

確口一張偏處就殃

胡廸眇看後七冷晒

邁步番身踏入神堂

說尊神台下請教一語

陰陽二字有甚末行藏

悟國欺君賊秦檜

為甚末

体健身雖壽永昌

神祇若感當施佛法

三日內

急令奸賊把瘟疫傷

增寒乍熱伏頭不起

倒枕着床命可亡

神威赫々昭明轍電

頂礼焚香我感佩便不忘

豈有哇々々我已知是木偶尼神故學那遊僧散道  
講法說經妄談報應皆屬於虛幻之言相公別那麼  
說嗎和尚道士雲游十方出家人仰賴的是佛法無  
邊与施主們消灾延壽相公別不信就拿着那年

轉腿肚子什么瓜了扎了来道这廟裡燒股香兒祝贊  
了々回道家裡就好了就死了相公走玉雲堂歇息了々  
胡相公听若無聞轉身出殿從東山的俠路竟奔二  
層殿童兒老道左右相隨孩來至階前呢扭頸又問  
这上面是何神祇这個更要緊了睛對子專司天下  
財源主治國安邦福祿神相公瞻礼燒股香兒  
萬一撤下錢來保佑着準借的出官利債來呢

如痴醉

浪法的脚宗就踏上了堦

尽都是

神前的五供飛銀練

神厨高啟天花板

中间的聖像文官的品

象簡烏紗宰相的缺

意渺茫神思無定

隔門又窺探歲歲殿宇

立粉明金把花會來徑

綉幔兒高懸望兩下裡拽

高聳着金龍那們上下的學

是一位

玉面長髯眉分八彩

獨聳中峯把鳳目呆

玉嵌金廂的帶犀角

斜踏神厨一双末泥靴

海底的奇珍在盤裡擡

画尽了連城取用不竭

哎呀九府流通人间的血脉全在此間果若如此容易

又何須趨奔那市井中螢頭的微利佛法無邊濟

花團錦簇宮袍時款

一定黃金高擎佛掌

童兒進獻龍宮的宝

集錦堆房裝顏的宝物

困扶危塵世內那有飢寒相公別不信那真要誠心  
瞻禮頗有靈應年裡頭我的飢荒过不去我就燒了  
股香兒祝讚了祝讚誰知道一秉虔誠聖有靈  
一出廟門就諫了一張錢票子甚麼少一伯吊支了拾  
伍吊足尙打飢荒的可就自號不知道方向錢舖裡  
錢舖哩也不知道瞧着又不像假票子後來孩是問  
取印子的問出來了說是三閩廟頭被窩局子的這

什候早跑了相公走罷先到雲堂哩歇息罷消  
氣兒胡相公一語全無下階台望東順大殿的山墻又望  
後轉脚步倉荒又奔正殿去了後面的童兒旁边的老  
道螢刷指点着松樹說相公這松下問童子問的到是  
那了童子是這了童子到是誰家的呢相公二目圓翻  
微一笑仰面望殿上一眇邁脚步踏上瑤階

陞階仰面

画彫樑天齊的宝殿

氣像歲歲真是天助的工

明三暗九重簷画彩

映日的琉璃瓦獸最雄

宮窻的節扇燈籠錦

姣翠的藍紗襯珠紅

檀降盈炉烟膝宝鼎

門前的椒蕙味偏濃

鴈翅斜排奎駕的款

一对 宮扇明標是龍鳳鶯

相公舉步望庭中走

道人在旁边言語最恭

說千古流傳東嶽廟

香火雲集聖有灵

這綉花的佛幔是克絲集錦

綉花幡一代俱是赤金鈴

田施主乏嗣親口許

三伯兩紋銀竟是手工

而今膝下一双童子

奮志讀書功名都已成

這神前的五供峯磨銅打

放樣的燭台与这大花瓶

蘓州的縣令未腿許

道而今好腿一般朝着樣兒疼

陳設与奇珍冠袍帶履

也記不住

施主們紛上这姓与名

相公若膽礼拈香叩拜

雲路天街把大志亨

相公这天齊殿上灵應非常好些位施主虔心許愿俱  
各得沐恩光功名顯耀灾患脱身俱是掉竿見影就  
拿着这庙裡有一位姓王梅那們瘦的人家都叫他瘦王  
瘦的一張皮包着一分子骨頭他就燒了股香免祝讚了  
祝讚誰知道瘦王也不瘦了成了臃王臃可是臃怕他得  
痰喉相公參礼上胡相公直立身形向神前批理說天  
齊大帥報應分明我請問那岳少保旗開得勝馬到成

功以身許国毫無私曲反被奸賊秦檜所害宇宙間個  
傷殘人上共憤你為何不報是你為何不報老道在旁  
邊說相公別說咧俗言說不遭惡報他是時辰未到  
相公孩燒相公的香生那个閑氣作什麼不說燒香還  
好一說燒香更是火上澆油二目元翻奔近前手拍桌案

冲冠的怒

奔神桌連声拍案

射眼抹糊还上下的翻

說威嚴赫上海外天子



况又是作聖成神在天界間  
又說是暗室虧心神目就了然

報應分明毫無差渺

精忠的大帥遭屈無辜

那秦丞相

耀武揚威在天地間

昭上的報應毫無指示

湛上的青天那是了循还

胡迪要身試天王的法

我看一看

獲罪於天這法律又怎嚴

說着話 眼元翻

扎殺手

把磬推兒揀

响叮当

把五供兒喧

打花瓶

又推灯盞

燭台也倒

把宝鼎欠

乱紛上檀降灰飛把烟霧兒迷漫

老住持

把魂擎散

小童兒

也驚鼓了眼

伸四背

齊上了前

拽衣襟

又攔双挽

瘋秀才

把身乱閃

瞪童兒

又把老道看

冷笑哈

說胡迪今翻要闹到了九泉

王仙翁

五内都煩

翻白眼兒

把相公来看

說老施主

你把我来憐

苦修與阿

我真沒底墊

伏檀越

把神恩來感

助資才

才修佛殿

生閑氣

你找愁煩

岳帥的忠

又是秦檜的奸

無故你報了瘋疾呀我

真冤了一個可憐

記讀書

你當明鑒

報四恩

要禮佛然

朝廷的事

焉能拘管

忠自他忠

奸叫他奸

天定的數

自有循環

忘生嗔

你來惹佛殿

豈不知

獲罪放天就是孔孟也常言

這神前的五供你全都打碎

貧道無非又得拉貨去化緣

胡迪胡迪罵閻

胡迪罵閻

堂

叁回

壹

貳回完

胡迪罵閻

今古同撥賢愚共撒前人有這么行的後人就這末  
訪的前齊國孫賓裝瘋大唐時敬德乍瘋皆屬朝廷  
閉塞生不逢時屈了財了忠耿之臣寒心墜志要像胡  
相公這個就沒的他孩無作官呢也沒人屈他的財他也  
不是裝瘋他也不是乍瘋他是真瘋總因是一念志誠  
概無解釋一個上最怕認真上了望死了一究心志渺茫  
痰誕雍寒本人就概無知識但凡明白焉敢推殘佛殿

燭滅香消相公是瘋了老道是下俊了一壁里安扶供器  
口中只念佛<sup>無量</sup>這都是秦檜的過惡呀童兒挽扶相公頰  
的勸解說相公都忘了原先不常說敬天地理神明一個  
供器可如何動的呢走罷相公回家去罷老道搭山說  
不用勸漫說相公摔了一堂供器十堂供器就是摔了  
相公還賠不起嗎搭山着叫相公賠胡相公一語全無出  
寶殿下瑤階倉慌脚步

神無定

乱脚踪頰上的張望  
奔了東山赤墻的左  
一手橫推那們兒半閃  
老道在後面從上的趕  
螢刷吊落數珠也丟

怕的是

來至了神堂一翻二目

童兒挽扶把衫袖兜兜  
角門兒虛掩还用目丘  
身形撞入瞪双眸  
也顧不得

一遭蛇咬三年驚恐  
相公瘋顛快把供器收

那匾額上

森羅寶殿字体最浮

說什麼鉄網重圍幽冥的府

敢比那 地獄鄂都鬼魅的愁

威赫陰陽的聖境

善惡昭彰在此處周

鉄面閻君在中间座

暴目剛鬚謹皺着眉頭

獅鼻潤大重輪厚耳

垂珠遮面號叫免刘

皂袍上面鑽雲透莽

立粉堆金照哧油

紅成宝帶腰间束

莫尼朝靴底兒翻着頭

兩邊聳身元翻二目

左邊馬面與牛頭

勝官掌定生死的冊

鉄筆高揚把名勾

為人造次三更後

誰敢留人到五更頭

俗言常說森羅寶殿善惡分明鉄面閻君毫無私曲善人見之可敬惡人見之胆寒胡相公氣迷怔忡一見閻君的威容反道哈哈大笑說閻羅老子執掌死生察人的善惡那岳少保旗開德勝馬道成功反被奸賊秦檜所

害閻君竟自視若網聞這地府的昭察有何顯應說着話臉上陳然白身形望前一棲老道趕過來扎殺手橫攔着怕的是相公又找供器相公着急連叫老道你這廟內幾時香火老道回言說年上三月十五日開廟香火聚集以後免了嘔免了緊閉山門不許燒香嘔不許燒香要有人燒香我去告送相公去這個工夫一瞬神廚外邊對聯上句是地久天長能容你下聯是古往今來

放過誰好。個古往今來放過誰。哈哈。豈有此理。我想

世間這些法律俗文俱係愚人的痴語。 後狂笑

看對聯心中又不憤。 怒氣堪曾把二目瞋

說人間的俗語也無稽無考。 盡都是

驚戒愚人捏造的假文。 鉄面阎君無虛渺 為甚末

地復天翻你嗔也不嗔。 受人的香火納人參拜

常有。 善惡分明異樣的顯文

淨守神厨空居庙宇

还彷彿是

察遍了人間忠佞的心

胡某我欲表生平胆 要在这

画壁題詩把肺腑來陳

欲素揮毫忙呼老道

筆硯拿來把詩句吟

看文方四宝吾要題詩相公的詩典又發作了使得的作

首詩免消口氣免回身就取文方四宝童兒磨墨老道

說相公要甚末紙的不消就在这墙上題寫相公別末

這又不是野茶館滿牆上寫此個華翰老道說話的  
這個工夫相公早已把牆上的塵垢禪乾了執筆在手  
一揚右背筆走龍蛇八句記詞長絕奸賊長舌妻好妻  
謂國忠良受凌逼好逼浪上乾坤真無報真有報嗔  
無報也有天公無報之理為何岳家不報不報地府  
冥上果有私果無私果有私果有私就果有私這不至  
瞪眼睛胡廸若得肖君作熱鬧拿住奸賊剝了皮八句

詩詞寫完一撒手筆落塵埃双掌一合張芽欠口老道  
說相公必是困了請到雲堂歇息上上眼睡片時暫養  
精神童兒挽扶着相公的身形東歪西幌散慢腳踪  
出殿門竟回前院

說着話

目矇龍神思就困卷  
脚步兒歪斜就奔前庭  
老道在旁邊頻上点首  
童子的肩頭哇把这背幫橫  
出角門繞過蕭上的竹子  
过碑亭又僕向配殿的東

淨雅上的單房人烟渺

住持在旁邊又起簾籠

童子挽扶陞階閱檻

只聞那菓品的清香陳上的狠濃

道榻單床鋪陳素雅

也無非是

對上的蒲團一味是宗

困眼朦龍直僕床榻

身卧在蒲團把臉兒一矇

人要真困了應古文上一句話車兒灯倘下就着所之都  
有了呼聲了老道才定了神了童兒也放了心了兩下

裡一送目童兒先出去退了道人輕口的到代節扇兩個人  
並肩而行老道嚅聲不扯說活該是我遭難童兒說  
我呢一黑早打听岳家的事故趕回來相公瘋了我整勸  
了一道兒乏到不有乏我到覺餓道有什麼吃的行個  
慈悲老道說有給我們僕排是素的你們也不愛吃  
什麼羅衣面筋梭衣面筋豆腐皮兒張夥計給你們  
豫備下几學兒菜望你一個樣他是愛吃好東西



你白眇眇說着話直奔香積厨一張羊木桌子兩張柳木  
圈椅近門落座四碟兒菜拿碗全叩着呢对面設杯老  
道提壺温酒童兒說道卽打開眇眇這才伸手揭碗說你  
眇眇好東西双皮鷄瓜羊蹄魚頭還有放示神的饅首  
一斤一個恒着你吃不了十箇我是渴酒不吃葷說着  
話一舉茲杯双眇消飲  
擎杯老道  
輦花髻一声長嘆  
相公今朝鬧了我個可憐

